

方闻
中国艺术史
著作全编

中国

Nine Lectures on

艺术史

the Chinese

九讲

Art History

典藏版

方闻 著
谈晟广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方闻
中国艺术史
著作全编

中国

Nine Lectures on

艺术史

the Chinese

九讲

Art History

典藏版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方闻 著
谈晟广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史九讲(典藏版)/方闻著;谈晟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8

(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

ISBN 978-7-5479-1441-0

I. ①中… II. ①方… ②谈… III. ①艺术史—研究—中国
IV.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3701号

中国艺术史九讲(典藏版)

方闻 著 谈晟广 编

责任编辑	王 剑 眭菁菁 雷建梅
审 读	朱莘莘
责任校对	郭晓霞
技术编辑	包赛明
装帧设计	回风设计
出 品 人	王立翔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h@163.com
制版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画中国画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75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1441-0

定价 98.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艺术即历史（代自序）

方 闻

我们如何开始观看古代的中国绘画？一个答案是：以考古学的视角研究出土的文物，并以艺术史的视角，研究那些挂在博物馆展墙上的艺术作品。

中国与欧洲，拥有两个最古老的再现性绘画的传统，但他们各自遵循迥异的轨迹——对于涉及解释这两种图像系统的学术传统也是如此。在西方，经过考古方法的验证和定年，古物作为艺术史的材料证据用作展览，同时显示其风格和内容的时间发展序列。在东方，则延续了“谱系”的模式，将中国绘画史视为典范的风格传统，每一个独立的世系源自卓越的早期艺术大师，并在后世的模仿者和追随者中延续。因此，西方的学术传统在观看东方艺术时，趋向于遵循民族学的模式：对于宗教和仪式，以及其他来自非西方文化的物件进行主题式的检证，研究它们的使用情境，往往带着发掘文化结构基础的目标，而不是构建一门艺术史的叙事。

我们很难做到清晰易懂地叙述古代中国艺术，特别是绘画，原因在于：许多考古发现的早期艺术品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和研究，以致不能通过确凿的证据序列阐明其发展历程；而且，中国人喜好模仿过去绘画大师的作品，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复制品和伪作，如那些被归于东晋顾恺之或者五代董元（源）的作品。要说清楚中国绘画历经不同时间阶段的发展，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艰难任务。如何进行呢？中国绘画有其自身的视觉语言，对它们进行形式分析便是破译这种视觉语言的关键，从而得以揭示使其形成的系统，拼凑出其发展历史，将中国艺术品的证据与思想史相关联，最终让我们在综合理解中国文化时将之纳入一个整体的叙事框架。

不同的艺术史，为了有一个共享的国际视野，我们必须具备一套共同的

现代分析和解释工具，修改和扩大那些起源于西方艺术史的方法论，以获研究非西方视觉材料的深刻理解力。1953年，在研究了若干重要古代青铜器之后，罗樾（Max Loehr，1903—1988）提出他所谓的“可靠的风格序列”（“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在我看来，这样的序列因为缺乏清楚纪年的例子而无法自我证明，它们只有当一个风格是清晰可见时，并且当序列站在发展的起始时才可能出现，以避免残存和复兴的复杂性。纵观悠久的中国绘画史，我认识到后来的两个实例：5至9世纪间人物画表现的发展和唐代以前（6世纪）由表意的母题迈向元代（14世纪）征服幻觉空间的山水画发展过程。多年来，我便试图通过对古代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作为通用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研究中国艺术史“时代风格”之真迹序列。

当模拟自然的“真迹的风格序列”在五代时期（10世纪）达到停滞的时候，13世纪宋元之变，中国艺术史存在一个对抽象图式向古代的“修正”，也就是一般所认为的“复古”；在回顾元明（1277—1644）之间中国山水画范式成功的“解构”之后，清代（1644—1911）则是一种“集大成”与“无法”的对抗；在对于当代艺术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我的结论是，通过将画家的身体姿态和绘画材料合并在一起，当代抽象绘画就成为画家本人的躯体的“表现”，正如中国绘画史中艺术家书法用笔对自身的展现。因此，我的信念是，不论是当代摄影、装置、表演抑或观念艺术，在后现代世界中，应始终有表达艺术家的思想和感情，也就是“表吾意”的出自于人手的绘画艺术。

回顾1959年我联合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创立美国首个中国艺术史博士培养科目，时间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前后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目前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地重要的大学和博物馆任职。1971年至2000年，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亚洲部（旧称远东部）主任期间，积极扩充中国艺术品，筹划各种展览，使之成为海外最重要中国书画收藏和研究中心。我们的工作不仅将中国艺术史确立为美国高等院校的重要学术门类，而且也推进了美国以及海外公众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和喜爱。多年来，我的研究均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艺术史教学和在博物馆筹划艺术展览密切相关，我的经验便是——拿艺术品当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

我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就是确信中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

一无二性。在当代西方学界和博物馆界，尽管中国“古代艺术史”已成为很受重视的一项科目，可是学深如海，如果要发挥这门科目的潜力，非得在国内生根不可。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我迫切感到需要发展一种“讲述”中国艺术史的表达方式，你愿意的话可将其表述为中国艺术史的“故事”。现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将本人历年来关于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的系列专著和文章结集出版，我深表谢意和支持。希望我讲的艺术即历史的“故事”，能让更多读者领略从艺术作品的视觉迹象进入到思想史的无穷乐趣。我本人亦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看”和“读”艺术作品，以便更好地重新构想，中国艺术史无疑是一个最具闪光创造精神的时代之潜在的思想历程。

2016年5月

(谈晟广译)

“回家”的“故事”

谈晟广

1999年和2000年，年届七十的方闻教授（Wen C. Fong, Professor Emeritus, Princeton University）先后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教职（1954—1999）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1971—2000）职位上荣休。

一、功成身退

方闻（字闻之）1930年在上海出生，1948年负笈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1954年留校任教。1959年，29岁的他刚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联合其终生的挚友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196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东亚学系）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后来增加了日本）艺术史与考古的博士研究项目。¹1970年至1973年，方教授担任了一届艺术考古系系主任，1970年至1978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执委会主席（即馆长之职）。在他的努力下，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书画精品的收藏逐步跻身世界最前列。那时，他们的观点简单明了，即“中国与日本艺术史诸种艰涩困难之课题，可借文献与艺术品这两种根本研究途径考察，也就是说，可通过东亚研究和艺术与考古两系的共同合作来实现”。据方教授回忆，“最重要的是，那些年凭借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与课堂教学的亲密关系，东亚艺术在整个美国公共博物馆项目中赢得了重要地位。这种密切关系促进了对艺术品

文中部分史实，所据由方闻教授及其夫人方唐志明女士对于笔者的历次口述和笔者亲历，文中不一一注明，亦向二老谨致谢忱。

【1】方闻教授的学术成长背景，参笔者《“永恒”之山——解读方闻〈夏山图：永恒的山水〉》，见方闻著，谈晟广译：《夏山图：永恒的山水》，“导读”，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即将出版。

真伪的研究，由此建立了中国与日本艺术史研究的基准作品。若用自然科学研究作个比拟，艺术博物馆对我来说就是实践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学术研究的工作‘实验室’”。²

1971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亦成为方教授的另一间工作“实验室”，他担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特别顾问和亚洲部（最初为远东艺术部，1986年更名）主任，开始为该馆谋划更全面、丰富和精彩的亚洲艺术收藏。在其后的三十年间，方教授将原本只有一间陈列室、一个全职岗位和两位专职研究专家（Curator）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发展成为拥有五十多间常设展厅、64500平方英尺展览面积和13名专职研究专家的西方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亚洲艺术部”，构建了西方品质最精、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展示书画、青铜器、陶瓷、佛教雕塑、玉器、织物、家具、园林庭院等多门类中国艺术和日本、韩国、印度及东南亚等诸国艺术。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两大机构同时为方闻教授提供研究资源，以开展他在美国对亚洲艺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幸运的是，方闻“同时为两大博物馆工作潜在的冲突”从没发生过，因为那时，众多热情的艺术收藏家与博物馆理事们都纷纷有兴趣把亚洲艺术史带入他们钟爱的机构。³

在长达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方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不仅为众多本科生授课，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国艺术普遍的理解和兴趣，还培养了三十多名中国（东亚）艺术史与考古专业的博士。方教授认为，教会学生有一双辨别作品真伪的“眼睛”是他一生所坚守的职责，他鼓励学生针对某一具体的佳作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使得每一篇博士论文都不会停留在史料堆砌和漫无边际的空谈上，而是逐一解决艺术史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功能与价值，常常在藏品库中上课，带领学生研究作品原件，“时常劝诫学生将书本放在一边，用眼睛观察；然后，他会提出问题，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向可以将一幅作品归入一个风格序列，或清楚表明其作者或年代的细节证据上”⁴。这些方教授当年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在北美、欧、亚三大洲的著名大学担任教授和著名博物馆担任部门研究主管乃至领导，更是组成占如今美国各大学中国（东亚）艺术史学科比例多达四分之三的教师队伍，⁵此即西方之中国艺术史学所谓著名的“普林斯顿学派”。

就方闻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曾经是其学生、现任

大都会亚洲部主任的何慕文 (Maxwell Hearn) 认为, 独特的个性与机遇在 1971 年开始结合在一处, 并由此塑造了这个人 and 这座博物馆的特质, 在此后的三十年中, 在方闻的带领下, 这个由投入的研究人员、收藏家和赞助人组成的幸运组合共同改变了这座美国杰出的艺术博物馆, 使之跻身世界上最全面展示亚洲艺术的博物馆行列, 实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广泛收藏世界各地艺术的使命。⁶方闻通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捐赠和收购, 几乎将在美国私家手中的所有中国艺术名品尽数纳入该馆亚洲艺术收藏的系列 (一部分入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其中包括: 王季迁 (C.C.Wang) 家族收藏中国绘画、顾洛阜 (John M.Crawford, Jr.) 收藏中国书画、哈利·C.帕卡德 (Harry C. Packard) 收藏日本艺术、艾略特 (Edward L. Elliott) 家族收藏中国绘画、翁万戈 (Wan—go H.C.Weng) 收藏中国绘画、安思远 (Robert H. Ellsworth) 收藏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国绘画、厄内斯特·埃里克森 (Ernest Erickson) 收藏中国器物与绘画、唐炳源唐温金美 (P.Y.and Kinmay W. Tang) 家族收藏绘画、唐骝千 (Oscar L.Tang) 家族收藏中国绘画, 以及承诺捐赠的玛丽·格里格斯·伯克收藏日本艺术, 等等。作为学者和博物馆藏品研究者, 方闻始终坚守这样的信念——艺术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他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亚洲艺术的了解上, 方闻在与捐赠人和同事的共事中, 实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全面展示中国和亚洲艺术, 并使中国和亚洲艺术的收藏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堪与西方艺术收藏相媲美的夙愿; 在这一过程中, 方闻也确定了他的远见和信念: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亚洲艺术的丰富成就必须被加以研究, 并成为现代生

【2】Wen C. Fong, “Reflection on Chinese Art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erome Silbergeld, P.Y. and Kinmay W.T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nd Director,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Bridges to Heaven: A Symposium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 April 1-2, 2006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3】Wen C. Fong, “Reflection on Chinese Art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erome Silbergeld, P.Y. and Kinmay W.T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nd Director,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同前注。

【4】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Asian 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rientalism*, Hong Kong, March, 2006, vol. 37, No.2, pp.124-131.

【5】方闻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四十五年的成就总结, 可参见普林斯顿大学官方网站: <http://artandarchaeology.princeton.edu/people/faculty/wen-fong>, 2014-11-24。

【6】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Asian 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同前注。

活和历史的组成部分。⁷

方闻教授还推行现代化的文物修复、保存手段与制度，举办了几十次经典展览、出版图录、撰写专题论文，向西方世界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⁸他始终坚持卓越的见识来自与艺术品的直接交流，基于此，他致力于组织展览、构建博物馆收藏。在严密的风格分析基础上，方闻一方面利用这些资源来验证断代和真伪判定的理论，另一方面他也撰写著作，讲述中国书法和绘画复杂的演进历史和密切的关联。根据何慕文的统计，从1971年到2000年，除了常规的中国、日本、印度绘画、织物、印刷品和工艺美术的轮展外，亚洲艺术部还组织或承接了41个特展，出版了相关图录，其中28本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版，21本由大都会研究人员撰写。博物馆同时还出版了13本关于亚洲艺术的著作，组织了六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五次均出版了专题论文，并编印了13期介绍各领域藏品的博物馆《公告》（*Bulletin*）。方闻本人担任了其中13部出版物的作者或编者，此外，他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为普林斯顿大学编写了三部重要图录。⁹而他留给两家机构本人撰写的学术财产，共计22本著作和超过100篇的学术论文。¹⁰

对于方闻教授的荣休，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蒙蒂贝罗（Philippe de Montebello）评论道：“方闻在大都会工作了三十年并取得非凡成就之后，做出了退休的决定，我们得知后感到极深的遗憾。他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他数十年的学术生涯、艺术鉴赏与奉献，不仅丰富了收藏，而且丰富了诸位同僚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的离开将使我

【7】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Asian 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同前注。

【8】方闻教授在大都会三十年（1971-2000）的成就总结，可参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http://www.metmuseum.org/about-the-museum/press-room/news/2000/wen-c-fong-to-retire-from-metropolitan-museum-after-three-decades-of-pioneering-leadership-in-the-field-of-asian-art>, 2014-11-24。

【9】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Asian 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同前注。

【10】方闻教授著作及论文的数目统计，参见“Bibliography of Wen C. Fong”，in *Bridges to Heaven: Essay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 ed., by Jerome Silbergeld, Dora C. Y. Ching, Judith G. Smith, and Alfreda Murck, P. Y. and Kinmay W.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chae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http://www.metmuseum.org/about-the-museum/press-room/news/2000/wen-c-fong-to-retire-from-metropolitan-museum-after-three-decades-of-pioneering-leadership-in-the-field-of-asian-art>, 2014-11-24.

们产生一个巨大的空洞，但他留给我们的财产必将持久地惠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世代代的参观者们，在馆中为公众留下全面而壮丽的景象。”¹¹

1992年，方闻教授同时当选为美国哲学家协会及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1998年，方闻获得了全美高校艺术协会（CAA）的杰出教学奖，并在2013年年会上举办了向杰出的艺术史学者方闻致敬的专门会议，这是CAA历史上第一次将这种荣誉授予中国（东亚）艺术与考古方向的学者。因其在艺术史学科的卓越贡献，2008年6月5日，方闻教授获哈佛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¹²

二、中国艺术史“回家”（Returning Home）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册清初巨匠石涛作于1695年的山水花卉图册（1976.280a-n.），是石涛晚期精心创作的一组杰作。此册曾是方闻教授的夫人方唐志明（Constance T. Fong）十分钟爱的“枕中之秘”。¹³1976年，方闻夫妇以纪念狄隆（Douglas Dillon）夫妇的名义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¹⁴通过这本册页，石涛似乎要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12页绘画加12页对题，每一页都有一个富含深意的形象，并另有一页对题描述画面的情绪或思想，画、诗、书法高度和谐。创作此册时，石涛刚刚结束了一次前往湖南、安徽的远行，正在返回扬州的路上——自从1692年下半年北京南还之后，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家：他哀叹自己“头白依然未有家”。¹⁵完成此册一年多以后，石涛终于在扬州建成其生命中的最后居所——大涤草堂。

绘画不是艺术家对生活现象或事件的直接描述，而是生命情感及个体感

【12】其评语曰：“方闻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方闻的教学和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大胆地将包括文学、政治和社会史、地理、人类学、宗教等学科引入到艺术史研究之中。”参见哈佛大学官方网站：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8/06.05/01-honorands.html>, 2008-06-05.

【13】1663年，“四王”之一王鉴在《仿王时敏藏宋元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上自跋道：“吾娄（太仓）太原烟客（王时敏）先生……曾将所藏宋元大家真迹属华亭故友陈明卿（陈廉）缩成一册，出入携带，以当卧游。枕中之秘，不敢独擅。”

【14】Shi Tao, *Returning home, from the P. Y. and Kinmay W. Tang Family, Gift of Wen and Constance Fong, in honor of Mr. and Mrs. Douglas Dillon*, 1976.280a-n.

【15】Wen C. Fong, *Returning Home: Tao-chi's Album of Landscapes and Flower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6.关于石涛的最新研究，请参见谈晟广、方闻著：《法外法：石涛山水课稿与书画风格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即将出版。



图1 石涛《归棹》之第五开，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76.280a-n.)

受的表达——在方闻看来，石涛的生活和艺术与他一生挣扎摆脱艰难叵测的生活困境，在充满危机的混乱中重建秩序的渴望有关。¹⁶因此方闻认为，第五开所绘一个乘舟而归、漂泊于天地之间的人物形象【图1】，正点明了主题，于是他将此册定名为“归棹”，与之相对应的英译则是“Returning home”。毕其一生，方闻教授致力于在西方世界构建中国艺术史的话语体系、推广中国艺术与文化史的独立价值，获得了难以复制的巨大成功。如今，“Returning home”一词，恰可用来形容他近年来所致力于的——中国艺术史要“回家”。

2000年方闻教授先后从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退休以后，孩子们问他为何不写一本他们能够阅读和喜欢的书？¹⁷多好的一个问题！方教授自己也觉得应该满足孩子们这个小小的要求——然而，前方似乎有更宏远的目标在召唤他。他决定带他的中国艺术史理念“回家”——开始经常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频频发表演讲。他认为：“近百年来，我国有志青年极大多数专攻理工科。有人到了欧洲、美国，才明白西方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

【16】Wen C. Fong, “Reflection on Chinese Art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erome Silbergeld, P.Y. and Kinmay W.T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nd Director,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同前注。

【17】按：方闻夫妇共有二子一女。

【18】参见本书第八讲文稿。

【19】即入选本书的第一、二、九讲。

【20】按：成立于1930年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各个领域的最一流学者做最纯粹的尖端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压力的美国著名研究机构，20世纪中叶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和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曾经同时共事于此。



图2、3 2004年2月，方闻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十七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现场及海报（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供图）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第十七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 Ch'ien Mu Lecture in History and Culture

Speaker 講者:
方聞教授 Prof. Wen C. Fong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chae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First Lecture 第一講:
Chinese Art and Cultural History (中國藝術與文化史)
Friday, February 27, 2004 at 11:30 a.m.
Sir Run Run Shaw Hall, CUHK

Second Lecture 第二講: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 One (書畫同源)
Wednesday, March 3, 2004 at 11:00 a.m.
Room 202, Cheng Ming Building, New Asia College, CUHK
(Seating limited 座位有限)

Third Lecture 第三講:
Eastern Art with a Western Face (東方藝術 西方面貌)
Saturday, March 6, 2004 at 2:30 p.m.
Lecture Hall,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Thim Sha Tsui, Kowloon

来，科学与宗教艺术、物理数学与诗歌音乐，一直密不可分。今天我们也必须‘文艺复兴’，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与艺术生活的关联。在这方面，中国艺术考古史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进而成就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分析立论的中华文化史。”¹⁸

2004年2月27日至3月6日，方闻教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十七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分别作了《中国艺术与文化史》《书画同体》和《东方艺术，西方面貌》三次演讲【图2、3】。¹⁹演讲期间，方教授的老朋友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亦在座——原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inceton）工作的杨已经回到国内，于1997年在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他向方闻发出盛情邀请，并打趣地说道：“你来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做潘诺夫斯基吧！”²⁰

经杨振宁教授的积极斡旋，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多次与方闻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半年后，2004年10月25日下午，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方闻教授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希教授手里接过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的聘书，正式加盟清华。【图4】杨振宁先生在仪式上这样评价：“方闻先生是当今世界上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方面数一数二的人物……方闻先生到清华来，不止对清华有重大影响，在中国艺术领域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隆重的仪式。”方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发现清华是一个非常值得自己投入的地方，他将要在清华做三件事情：组织一个在

中国具有示范性意义的艺术展览会，着手创立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所，帮助建造一个艺术博物馆。从计划来看，他试图将自己在美国的成功模式带回中国，即将博物馆的艺术收藏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训练考古与艺术史师资、博物馆专业人才，并提高大学生与一般民众对视觉艺术欣赏，及对艺术史和美学的认识水平。²¹

接收聘书之后，方闻教授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两场学术讲座，分别是10月25日的《视觉与文字：中西交汇》【图5】和27日的《分界与关联：中国绘画史现状》。²² 杨振宁先生均参加并直接在会上鼓励好友：“希望方先生能够在清华、在中国带起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大浪潮！”在问答环节，一个学生问起，作为中国的学者，当下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方教授说：“我们有很好的东西，可是现在研究的方法要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正如中国高层和清华认识到的一样，中国的人文科学应该加强。在多元化的时代，研究自己的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华裔的美国人，如果你不懂得祖国的传统，那么你就是一个有色人种的‘次等人’。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视觉上看，艺术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将来如果在清华建起一个艺术博物馆，将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分门别类地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展示，我们就能够更加好地了解中国艺术发展的故事。”他说：“我一生的经验是，拿艺术品当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我们要研究得专一点，从‘东西’（即艺术品）开始。假如清华能够有一个用于教育的艺术博物馆，我相信那将是中国博物馆的一个典范。”²³

在清华做“三件事”，对于方闻教授而言，就是“来清华工作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他的梦，简单而纯粹，也就是中国艺术史应该“回家”。他说：

【21】方闻：《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学术定位及学科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19页。

【22】即收入本书的第八、第四讲。

【23】清华大学新闻网，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05/2011/20110225231520921425534/20110225231520921425534_.html，2004-10-28。

【24】方闻：《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学术定位及学科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19页。

【25】方闻教授多次对笔者强调这一点。



图4 2004年10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向方闻颁发聘书(郭海军摄)



图5 2004年10月，方闻教授在清华大学做题为《视觉与文字：中西交汇》的演讲(郭海军摄)

在清华创办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目的是要通过“考古学”与“艺术史”之间的分界与关联，参用西方“艺术考古”的研究范式，将传统“文献资料”和现代考古“出土文物”做成学科性（科学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加强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一方面，我们从考古角度来研究古代“视觉艺术”以及文化思想史；另一方面，用“视觉艺术考古”研究来配合现代工艺操作创新的课程。在当代西方学界和博物馆界，中国“古代艺术史”已成为很受重视的一项科目。可是学深如海，如果要发挥这门科目的潜力，非得在国内生根不可。²⁴

之所以认为“中国艺术史要回家”，首先是基于他对当前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现状而做出的一个判断——“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在睡大觉”。²⁵以2001年伦敦大英博物馆召开的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上有十几篇论文探讨了与此画相关的诸多问题，然而，让方教授感到不安的是，很多年轻学者不再探究此画完成于“何时”、“何地”或“何人”，而代之以论说“接纳与感受”的过程，讲述此画在后世社会经历中的遭际故事。其焦点已从画本身的创作，转向了后代拥有者的眼光和立场，这是相对论者、后历史观和“接受美学”的一种看法，而与作品本身无关。然在方闻看来，要研

究顾恺之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女史箴图》创作年代的考证，必须从作品本身所体现的中国模拟形似艺术史上着手。²⁶

之所以认为“中国艺术史要回家”，其次是基于他对于当前内地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研究滞后现状所作的一个评价，也就是他所认为的“艺术史在中国刚刚起步”。²⁷事实上，中国学界向来不缺乏持各种方法论和不同类型的艺术史研究专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运用社会历史学方法，将艺术放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形成了我们治史的特色。但要警惕的是，智力上的惰性往往会使我们偏离历史的基本实质，仅靠手头有限的资料就推导出那些早已在预想之中的一般性的结论和规律方法，这种极其平庸的个人艺术史探究，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嚼之无味的史料文案而已。2005年，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阶段均接受国内教育体系影响的笔者，与方教授接触之初，曾有对于宋元之际文人画家钱选的“庞大”研究计划。他说：“很高兴看到您对钱选研究的思考，有一系列中国绘画史上的大问题。写成后，可编成‘钱选专题研究’这个极有深度的一大论文集。”不过，他随即提出委婉的批评：“我更希望您能把自己‘看’钱画真品实物的心得神会做出发点，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用以重建（re-imagine）钱选艺术创作的过程‘故事’（narrative）。”²⁸他认为对于钱选的研究应该建立在作品而不是文献之上——很明显，他对于国内学子作艺术史研究不“看”画作本身是不满的，视作是一种“滞后”。不过，对于这个“滞后”，方教授有他乐观的看法。在写于2006年5月的《论滞后的好处》一文中，他指出，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和西方艺术史学相

【26】Wen C. Fong,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nd Chinese Art History,” in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3.又详见本书第三讲《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

【27】详见本书附录《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及学科发展相关问题》。

【28】2005年10月24日，方闻：《答谈晟广同学书》。2010年，在方教授颇为“严厉”地指导下，笔者的研究思路获得极大拓展，以题为《宋元画史演变脉络中的钱选》的论文于2010年1月获得博士学位。后该论文获出版，在序言中，方教授评论道：“谈晟广《宋元画史演变脉络中的钱选》，是近年中文语境中最具创作性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之一，他是我在北京清华大学客座教学三年第一位成绩优异的博士生。”（参见：谈晟广《浮玉山居：宋元画史演变脉络中的钱选》，方闻“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

【29】2006年5月30日，方闻：《论滞后的好处》，未刊稿。

【30】在台湾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如傅申、石守谦、陈葆真、朱惠良、冯幼衡、林丽江、卢慧纹等，皆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受教于方闻教授，获得博士学位。

【31】全文见方闻著，谈晟广译：《〈夏山图〉：永恒的山水》附录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即将出版。



图6 2006年11月，方闻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与考古所授课（谈晟广摄）



图7 2006年11月，方闻夫妇同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与考古所师生合影（谈晟广供图）

比，多“滞后”之感——“滞后”了约一百年：“从中国古洞窟和墓穴中大量第一手文物和艺术作品，以及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艺术精品收藏和有关原始档案，尚少彻底的研究、陈列、展览，和一般民众教育讲演与说明。随着西方艺术史治学品位不断地变更，现代中国艺术研究在阔度和深度上虽已迅速成长，可是寻求传统西方艺术史学替换角度的艺术史家们，却认为中国古代艺术的范例，对现代全球艺术史的研究至关重要，所以我要从‘滞后的好处’来谈一些基本的设想。”²⁹

因此，他迫切感到在中国内地多培养几个研究生的必要。2005年下半年，方教授名下的中国艺术史与考古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正式纳入清华大学招生目录，经过2006年3月的招考，当年9月，笔者有幸成为得方教授亲炙的门生。【图6、7】

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方闻教授在台湾的影响等同于在美国，不仅早在1992年他即作为唯一的中国艺术史方向的学者当选“中研院”院士，更是因为他的众多门生已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和台湾大学等核心学术机构成为绝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坚力量。³⁰方教授多次赴台举办演讲，向当地人深入阐述其学术理念，如2007年1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大观——北宋书画特展”国际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宋元范式的解构——“形似再现”终